



总章二年(669年)，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王勃在仕途上遭到了重重一击。这一年，二十岁的王勃因《檄英王鸡》一文，惹怒唐高宗，被“斥出王府”，随后出游巴蜀。

入蜀后的王勃四处漂泊，居无定所，依靠蜀地乡亲和朋友的接济过着流浪生活。入蜀途中的山川触动了王勃对故乡的迢递相思和忧伤苦闷，创作了大量诗赋、碑文，自编了《入蜀纪行诗三十首》。在《入蜀纪行诗序》中他叹道：“嗟乎！山川之感召多矣，余能无情哉？爰成文律，用宣行唱，编为三十首，投诸好事焉。”这篇《入蜀纪行诗序》是全唐诗中第一篇在题目中直接写有“入蜀诗”的诗序。

王勃：羁心何处尽，风急暮猿清

□许永强

山川云雾里，游子几时还

669年5月，王勃从长安出发，开启了他在四川大约三年的游历。

离开长安后，王勃先是抵达长安西面的始平(古地名)，想到自己从早到晚都在朝远离家乡远离都城的方向行进，前面路途遥遥，蜀道艰难，天下之大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，诗人流露出了羁旅行役之感，发出了“客行朝复夕，无处是家乡”(《始平晚息》)的感慨。

但苦闷的心情随着蜀地独特的山川风景发生了改变，对路远路险的担忧开始转变为对山川秀美的称赞。既然已离开京城，家乡也远去，何不放下心情慢慢欣赏山川美景？诗人以悠哉闲适的心态游历蜀地山川：“山川殊未已，行路方悠哉。”(《扶风昼届离京浸远》)

散关(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)，历史上的著名关隘，又称“大散关”，古时是南下入蜀的必经之路。此时的散关“关山凌旦开，石路无尘埃。”随着太阳的升起，关山慢慢呈现，石路一尘不染，道路也逐渐变得清晰，诗人顿觉神清气爽。“白马高谭去，青牛真气来。”诗人此时仿佛看到了道家仙人。“重门临巨壑，连栋起崇隈。即今扬策度，非是弃繻回。”蜀道山川雄伟壮阔，“临”可见蜀道的陡峭险危，令人头晕目眩；“起”则将人文景观融入自然之景，景色由近及远。用险峻勾勒出自己内心的慷慨激昂；“弃繻”指年少立大志，也是从戎之志。

进入南郑县(今陕西汉中市南郑区)后，王勃一早伴着炊烟前行，傍晚在云关歇息。清风拂面，新月照水的自然风光，牧童归家、钓叟还家的山歌入耳。优美动人的暮景，令人陶醉。悠然自得的情境使诗人寂寞的游子之心得到了些许抚慰，发出了“客行无与晤，赖此释愁颜”(《长柳》)的感慨，孤身在外的忧愁不禁消释。

但入蜀毕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，短暂的心灵慰藉，并不能完全消除积郁心中的思乡思归之情。在普安(今四川剑阁县普安镇)，王勃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：“江汉深无极，梁岷不可攀。山川云雾里，游子几时还。”(《普安建阴题壁》)“梁岷”即梁山与岷山。前两句直写蜀地的山高水深，在这样险峻的山川行走，让人不禁产生“山川云雾里”的错觉，发出“游子几时还”的感慨。

他乡遇故知，唱和抒情怀

在蜀地旅居的近三年时间，王勃与九陇(今四川绵竹市)县令柳明和德阳令宇文峤为代表的才高位下的官员，以及流落蜀地的卢照邻、薛华等文士意气相投，彼此以诚相待，视为知己。

柳明，字太易，河东人。异地逢同乡，王勃既称赞柳明，又为自己和柳明流落在外，遭受种种不公而愤愤不平。碑文《绵州北亭群公宴序》《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》，记载了王勃与柳明一起饮酒作诗，谈玄论道，徜徉于自得之境，非常融洽。《春思赋》序文中“高谈胸怀颇泄愤”表达王勃对饱受摧残的苦闷。赋中化用“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



王勃画像。

遗教”句，自比屈原“受天地不平之气”，苦闷和感伤在胸中郁结，无处发泄，只好借助诗文略微安慰自己；而这些“不平之气”来源于那些达官贵人。《春思赋》既对自我前途有着美好的向往，又有因现实不如意而产生的苦闷，甚至怀疑自己的命运。

“乃知两乡投分，林泉可攘袂而游；千里同心，烟霞可传檄而定。友人河南宇文峤，清虚君子；中山郎余令，风流名士。”(《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序》)宇文峤是王勃在长安时期的密友，两人交情深厚，王勃称宇文峤为“清虚君子”。在宇文峤的宴席上，王勃碰到了“风流名士”郎余令，突发王子猷、嵇康一样的雅兴，仿佛杯中泛着陶渊明的菊影，闪烁着汉阳潘岳花的光彩，金风玉露清露宜人，别有意境，正是“冲矜于俗表，留逸契于人间”。

第二年，也就是670年阳春三月，初唐四杰中的两杰卢照邻与王勃在曲水宴饮，两人赋诗唱和。卢照邻有诗《三月曲水宴得樽字》，王勃有《三月曲水宴得烟字》《上巳浮江宴韵得趾字》与《上巳浮江宴韵得遥字》三首唱和。在《三月曲水宴得烟字》中，王勃将宴会氛围渲染如仙官，将与会众人比作群仙。在山水田园与友人觥筹交错，享受着蜀地秀丽清美的山川美景，恍然间犹如人间仙境。但随着夜幕降临，这种感觉渐渐远去，独留幽梦凉蝉，只是一场美梦的遗憾。

在益州(今成都)，王勃遇到了最亲密的朋友薛华(即薛曜，字曜华)，薛华的祖父薛收是王勃祖父王通的弟子。此时的薛华正要返回长安，孤身漫游蜀中与友人再次相逢，却伴随着又一次的匆匆别离，王勃潸然泪下写了《重别薛

华》，将送别中苦闷的情感宣泄而出。

才子居天府，愿展当仁笔

远离家乡，远离政治中心带给正值青春的王勃或许是郁闷、思乡，但蜀地的壮丽景观却成就了一位伟大诗人。他在《益州德阳善寂寺碑》序言中称：“下官弱植少徙，薄游多暇。薛萝人事，空馀江海之心；笔札神交，尚有渊云之气。相如谢病，访诗酒於临邛；邱也栖迟，听弦歌於单父。群公以道之存矣。思传记德之事；下官以文在兹乎？愿展当仁之笔。”称自己是“下官”“薄游”，看似自谦，接着列举自己的优势，王勃认为自己必须动笔创作，并且坚信自己可以超越古人，大有非我莫属的气概。

作为一代才子，王勃自幼博览群书，对蜀地的历史文化相当了解。每到一处，蜀地的历史和现实、书中所记和亲见的景观交相辉映，使他产生微妙的感受，笔锋深入历史的底层，勾勒出一幅时空跨度极大的画面，具有深沉的沧桑之感。

武担山，成都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名胜古迹，位于今成都北较场内。在《晚秋游武担山寺序》中，王勃列举了吴王葬于虎丘，秦始皇葬于骊山，霍去病墓前陈列的是祁连山景观，樽里子墓地竟是汉代长乐宫所在之处等历史名胜的嬗变，将眼前的武担山置于后浪推前浪的历史长河之中，充满沧海桑田的感慨。

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曾为建于北周的梓州慧义寺撰写碑文，王勃到梓州时，碑文依然完好无损。在《梓州慧义寺碑铭》中王勃写道：“扬子云之继马，人远乎哉？蔡伯喈之嗣张，吾知之矣。”他认为这像扬雄模拟司马相如、蔡

邕继承张衡一样，形成了历史发展的链条。王勃勤奋写作，并令人将其作品刊刻于碑石。同时他又想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碑石也会变得苍老。在《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》的结尾他写道：“吾生扰扰，写道遑遑；殷勤颂咏，惆怅津梁。投功翠碣，助化玄场；百年之后，苔鲜苍苍。”他预感自己的作品未来无法避免衰微。历史的变迁和人事的飘忽不定，使王勃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雄浑而又苍凉的意境。

旅居蜀地，王勃的散文风格发生了转变，进入了成熟阶段。

长江悲已滞，万里念将归

王勃说自己是为了赏景畅神而入蜀，按理说他应是无比享受该行程的。可是，他久滞蜀地之后，却将远游思归的凄苦心境显露无遗。

咸亨二年(671年)6月，在蜀地旅居两年之久的王勃来到梓潼泛舟登山，山中的凄凉之景，牵动了作者的相思之情。“长江悲已滞，万里念将归。况属高风晚，山山黄叶飞。”(《山中》)因景生情，情景交融。悲滞的长江，无法送“我”回到家乡、回到从前。“九月九日望乡台，他席他乡送客杯。人情已厌南中苦，鸿雁那从北地来。”(《蜀中九日》)在“九月九日”“秋景”这样一个特殊时节，“我”与邵大震、卢照邻同游梓州玄武山，仕途失意作客他乡，自然涌出浓浓的思乡情。

入蜀后，王勃的人生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，由曾经对仕宦生活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变为“倦游”。“百年怀土望，千里倦游情。高低寻戍道，远近听泉声。涧叶才分色，山花不辨名。羁心何处尽，风急暮猿清。”(《麻平晚行》)描写乐山麻平异于中原的自然风光，流露出游玩山川之后的疲惫。看见山花也无心“辨名”。“羁心何处尽，风急暮猿清”直接表达思归念乡之情。如果说《麻平晚行》中王勃还在思考要不要“宦游”，那他的《圣泉宴》则是在对山水的描绘中直接表达了“酷嗜江海”的心境。“披襟乘石磴，列籍俯春泉。兰气熏山酌，松声韵野弦。影飘垂叶外，香度落花前。兴洽林塘晚，重岩起夕烟。”对仕宦根本不提，只从山水中寻求寄托。

《江曲孤凫赋》以江曲孤凫自况，表示要忘记绝虑，不受人间利禄的引诱，顺应自然、听天由命。《涧底寒松赋》自比沉没于涧底的寒松，志远才高却不被所用，心中郁勃而化为不平之鸣，因为难有出头之日，内心非常苦闷。《慈竹赋》以慈竹生必向内、群居自守的特点，反衬自己深沉的“分兄弟于两乡，隔晨昏于万里”的乡关之思。《游山庙赋》用晋代阮籍“穷路之哭”典故，表达自己像阮籍一样，受到不平之遇，苦闷无处发泄，压抑彷徨，只好以游山玩水释放压力，寻求暂时的解脱。

671年冬，王勃自蜀返京。在其短暂的二十六个春秋中，蜀中约三年的生活，让王勃远离官廷，被蜀地山川的壮丽迷住，他以广阔而雄伟的自然山水题材作诗，抒发羁旅行役之情，如青峰明月一样自然，为初唐诗歌的转向带来了契机。